

论黑格尔对奴隶的非逻辑解读

李进超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黑格尔认为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是作为理念的自由,其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有着积极意义,但当他把从抽象一般中得出的奴隶概念直接套在现实的奴隶身上,并用前者规定后者时,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从一般直接推出现实生活中的特殊,结果是把奴隶打入了非人。

【关键词】自由 奴隶 一般 特殊 概念

中图分类号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9-0110-03

一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最基本的区别性特征在于开始他对法的思考。在他看来,法的基地是精神的东西,它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一种实践的态度,主体在实践中把外物据为己有,即在“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规定着自己,设定差别,即使这些规定和差别是设定在外部世界中,它们依然是我的,因为它们是经过我的手而造成的,带有我的痕迹。但动物同样能做到这一点,动物按本能行动,受本能驱遣,从而也是实践的,也能在外物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区别在于,人的意志是与思维相联的。黑格尔认为精神一般来说就是思维,人之异于动物就因为人有思维,而意志与思维是不可分的,意志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因此,人的意志行为不仅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这决定了人之为人的一切可能性,其中自然包括法的确立。诚然和动物一样,人生于天地间无时不受着外在规定性的限制,但动物不能使自己所渴望的东西出现在想象中,而人却能在理论思维中,把外物设定为自己的对象。这一行为的巨大意义在于:外物一经出现在思维中,就意味着被把握以及异己性的消失。黑格尔指出,主体在思考某一对象时,就把它变成了一种思想,从而去除了它的感性的东西,“只有在思维中我才在我自己那里,我只有理解对象才能洞察对象,对象不再与我对立,而我已把对象本身所特有而跟我对立的东西夺取过来了”^[1]。随着异己性的消失,对象物获得了普遍性,黑格尔认为普遍化是属于思维

的,使某种东西普遍化,就是对它进行思维。

然而,无论是对象物的呈现还是普遍化,都不足以达致主体的意志本身。因此,思维必须转向自身进行反思。反思并不发生在意志行为之外,意志本身包含自我在自身中纯反思的要素。在这种反思中,所有出于本性、需要、欲望和冲动而直接存在的限制,或者不论通过什么方式而成为现成的和被规定的内容都消除了。当主体自我描述的时候,主体的一切特殊性都放弃了,成为了一个空洞的、简单的普遍物。在对自我的纯思维中,主体消除了一切特殊性和规定性,这只有人能够做到。

自我是由外物到自身都绝对否定了的结果,意志内在地包含着摆脱一切,放弃一切,从一切中抽象出来的可能性。但是,没有规定性的意志,如同仅仅停留在规定性中的东西一样是片面的。意志要成为意志,就得一般地限制自己,其表现就是对外物的希求。因而,自我只是一种过渡,即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并设定一个规定性作为内容和对象。于是,意志由普遍化回到特殊化,但同最初的与外物直接统一的特殊性不同,这次的“回归”是“自我的自我规定”,即,它之所以在其中,只因为它把自身设定在其中,但它并不受外物规定性的制约。因而,它虽是自己或他物所规定的,但同时又能从一切中抽象出来,使自身而不仅仅是自我成为对象。当意志把自身当作对象时,它才最终使自在物成为自为的存在,至此,意志才真正成为意志,“意志在自我规定之先,在这种规定被扬弃和理想化之先,不是某种完成的东西和

* 作者简介 李进超(1976-)女,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普遍的东西。意志只有通过这种自我中介的活动和返回自身才成为意志。”^{[1](P18)}

黑格尔探讨意志的生成过程意在说明两点。其一,意志是自我生成的,其二,意志是绝对自由的。黑格尔认为把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的是自由意志,正是自由意志把冲动规定成了合理的体系。从意志概念上来把握冲动,就是法学的内容。黑格尔由此得出了法的概念:“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P36)}从意志出发,黑格尔赋予法两个本质特征:首先,法是意志自觉的要求,而非外在的强加,换言之,法是人自身本性的产物;其次,法的实体和规定性就是自由,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天性的精神的世界。另外隐含的一个规定性是:法使人成为人,法也只能是人的法,前者直到揭示出法的本质后才成为事实,后者则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正是在这一规定性上,奴隶成了黑格尔关注的对象。

二

奴隶被认为是不自由的代名词,因此在黑格尔立“法”的时候,奴隶被排除在了人之外。欧洲传统认为,罗马给了人法律。然而,黑格尔并不认为典型奴隶制的罗马能带给欧洲人什么法律。首先,由于奴隶的存在,罗马法不可能对人下定义,因为奴隶并不包括在人之内,奴隶等级的存在破坏了人的概念;其次,罗马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罗马私法中的许多规定就是符合罗马父权和罗马婚姻身份等制度而产生的,这些法律尽管从各种情况和当时现行的法律制度看来是完全有根有据且彼此符合的,但是仍然可能是不法和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只是说明或理解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而真正本质的东西即事物的概念,却完全没有谈到。奴隶是“非人”,这就是黑格尔的论断。不自由的奴隶非但没有推翻黑格尔绝对自由的法,反而成了极好的反面例证——他所要讨论的完全不同于仅仅是外在因素的罗马法,而是法的本质,法的理念。

这里,对奴隶的理解成为问题的关键。黑格尔必须证明奴隶的“非人性”,于是,奴隶和小孩等量齐观,标准是:都缺乏自我意识的无限形式。小孩是人,但只能算是自在的人,小孩内含着理性和自由的可能性,他只有在反思中超出自身,又在自身内部培养自身,才能建立起自我意识的无限形式,成为自为地具有理性的人。不过小孩暂时做不到。只有能自我决定并因之与自身概念相符的意志才是绝对的客观意志,相反,缺乏自我意识无限形式的客观意志只能没入客体之中。这就是小孩和奴

隶的意志。小孩的意志缺乏主体的自由,奴隶的意志则不把自身当成自由的,因之是没有自我意志的意志,二者都是非“法”的。

从自我意识着手,黑格尔直面奴隶的本性,奴隶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不会“思考自己”:“意志只有作为能思维的理智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奴隶不知道他的本质、他的无限性、自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作为人的一种本质;他之所以不知道自己,是由于他不思考自己。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而不真的东西这种自我意识,就构成法、道德和一切伦理的原则。”^{[1](P31)}只有在反思中,意志才自我提升为自在自为的存在,才希求能有外在规定性,才有法的可能性。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没有自由意志的奴隶被排除在法之外。反之,“不法”的奴隶验证了“作为理念的自由的法”的本质。然而,如何证明奴隶不会反思,不知道自己的本质呢?奴隶毕竟不是小孩。

这要再回到对人的本质的探讨。通过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培养,本质上说,通过人的自我意识了解自己是自由的,才能占有自己,并成为本身所有以对抗他人。这种占有,是人把在概念上存在的东西转变为现实,将之设定为自己的东西,同时也是自己的对象,从而与单纯的自我意识有别。显然,人并非生而自由,自我意识也并非生而独立,自我意识的生成是一场占有自我的斗争,只有在斗争中被承认的意识才是独立的,才能在纯思维中设定自我,获得绝对的自由,“自由的概念和自由的最初纯粹直接的意识之间的辩证法,就引起了承认的斗争和主奴的关系”^{[1](P65)}。黑格尔最终把问题引向了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2]。这表明,自我意识从一开始就是双重性的,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是对方承认的结果,自我意识的每一方都是对方的中项,通过对方作为中项的中介作用使自己同它自己相结合、相联系,并且每一方对自己和对方都是直接自为的存在。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均衡统一状态只是一个过渡。在黑格尔看来,单纯自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和绝对的对象是一个个别存在的自我,对方对它而言是非本质的、否定性的,所以它必须通过排斥一切对方于自身之外达到自己与自己的同一。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把自身自为的确信提高到客观真理的地位,两个自我意识就不得不进行一场决斗,其结果是出现了两个反对的意识:独立的意识和依赖的意识,前者是自为存在的,是主人;后者则

为对方而生活或存在,是奴隶。

按照黑格尔的思维,奴隶是自我意识相互斗争的结果,是自我生成的,是先有依赖性的意识才称之为奴隶,而不是先名之为奴隶再把他置于服从的地位,奴隶之所以是奴隶就是因为他是奴隶。这就是黑格尔关于奴隶的基本原理:奴隶之所以不反思、不知道自己的本质,乃是本性使然。

三

从精神现象学得出的一般结论直接影响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奴隶的基本看法。由此出发,黑格尔断定:“某人当奴隶乃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1](P64)}。毕竟,如果奴隶不是天生的奴性,如果他可以是主人,可以有主体性,那么他至少可以选择自杀,通过彻底的否定自己来避免成为奴隶。但某人成了奴隶,他没有选择死亡,也因之丧失了自杀的权力,在黑格尔看来,能否自杀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也是最有力的证明,“惟有人才能抛弃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生命在内,因为人能自杀。动物则不然,动物始终只是消极的,置身于异己的规定中,并且只使自己习惯于这种规定而已”^{[1](P15)},人在本质上是精神的,“精神一般说来就是思维,人之异于动物就因为他有思维”^{[1](P12)},而正是对自身的彻底否定才最终把人提升为精神的存在。所以,奴隶不仅是非人,而且是自动放弃了为人的资格。

然而,黑格尔对奴隶的定位,实际上是存在逻辑问题的。精神现象学考察的是一般概念,黑格尔指出,无论主人还是奴隶,都是“自我意识”这个“中项”分化出来的“两个极端”,是初次经验到的“单纯同一性”解体的结果;而法哲学中探讨的奴隶制度下的奴隶却是实在的特殊个体。那么,由精神现象学推出的一般概念的奴隶,与奴隶制度下特殊个体的奴隶,是否等同呢?

由一般推出特殊,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答案是不同的。作为一个逻辑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一般是从特殊中抽象出来的,当所有的A都是B的时候,B自然可以用来指称A中的每一项;然而,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答案则可能是否定的。例如,设定A为鸡鸭鹅等特殊,设定B为家禽一般,家禽显然不等同于鸡鸭鹅中的任何一个。从家禽的概念可以推出鸡鸭鹅的概念,但绝不会推出活生生的鸡鸭鹅来。概念的逻辑推演和现实的意指只能是隐喻关系,而不能直接同一。黑格尔本人就曾强调二者的不可通约性。

《精神现象学》第一章讨论的是“感性确定性”的问题,黑格尔指出,概念的逻辑的“这一个”永远无法通达感性确定性中的“意谓”,因为我们说出来的永远是普遍性的东西,换言之,“我们没有真正地说出我们在感性确定性中所意谓的东西”^{[2](P66)}。

黑格尔以纸为例指出,人们要说出他们所谓的这一张纸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感性的‘这一个’是语言所不能达到的,而语言是属于意识范围,亦即属于本身是共相或具有普遍性的范围”^{[2](P72)},黑格尔拈出“语言”也许最能说明在概念一般和个体特殊之间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法哲学原理·导论》中,黑格尔开篇就强调法哲学“概念”同“实存”之间的区别,罗马法成了典型的案例,黑格尔指出,罗马法中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范畴”、“命题”等根本没能触及法哲学的概念,前者是“产自外部的”,后者则“产自概念”自身。混淆两者的区别,“会产生观点的错乱,……会使完全相对的东西代替绝对的东西,外在的现象代替事物的本质。如果是历史的论证而把产自外部的和产自概念的混为一谈,那会无意中做出同本意相反的事”^{[1](P6)}。应该说,黑格尔对这一问题是极其重视的。

但黑格尔却没能避免他所极力批判的问题——他还是把从抽象一般中得出的奴隶概念直接套在了现实中的奴隶身上,并用前者来规定后者,这显然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逻辑错误。越是抽象的概念,它所自出的特殊对象物就越广泛越庞大,当将它直接加诸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时候,也就越沉重。但是,黑格尔的错误决不是孤立的现象。当萨特对死囚说他仍然是自由的,他至少还可以选择如何死的时候,显然也以概念的一般抹煞了有血有肉的死囚“这一个”特殊的自由:选择生。萨特的理性抽取了自由的概念,却把自由的特殊抛给了死囚,当萨特把自由的概念直接套在死囚身上的时候,死囚所感受到的只能是沉重:能得到的却不是自己想要的,自由作为一种概念所包含的无限选择,每一个都令将死的人难以承受。

然而,理性的宿命就是背负起所有特殊的沉重,当它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时候,也同时给人套上了沉重的十字架。黑格尔的奴隶正是被抽象的概念压入了“非人”的境地。黑格尔说某人做奴隶是自愿的,他分析奴隶产生的有效性和必然性,他逻辑地推导出奴隶“加工改造”、主人进行“享受”的结论^{[2](P66)},此时,他的出发点显然是其庞大理论体系中先在的推演出的抽象的奴隶概念,而绝非现实中曾经有的衣衫褴褛、生活悲惨的奴隶。尽管如此,在黑格尔这里,奴隶的概念和现实中奴隶的同一却成为了事实。对黑格尔而言,错误的逻辑根源在于逾越了概念的樊篱,用合理性来解释现实,而不是现实性。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22.